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人文科学 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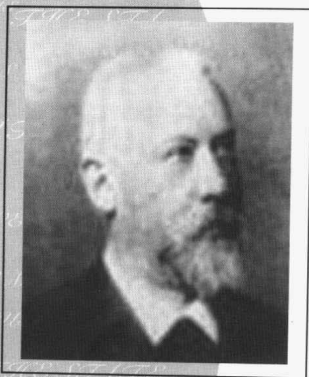
INTRODUCTION
TO HUMAN SCIENCES

[德] 韦尔海姆·狄尔泰

赵稀方 译



华夏出版社



人文科学 导论

INTRODUCTION
TO HUMAN SCIENCES

【德】 维尔海姆·狄尔泰

赵稀方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科学导论/(德)狄尔泰著;赵稀方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80-3296-9

I. 人… II. ①狄…②赵… III. 人文科学-概论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816 号

人文科学导论

[德] 韦尔海姆·狄尔泰 著

赵稀方 译

责任编辑：筱 雅

封面设计：蓝之象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3.5

字 数：210 千字

定 价：2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前言

这本书——它的前半部分正在发表——将会把历史方法与一种系统的方法结合起来，以便尽可能肯定地得到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这种用历史方法追踪哲学从前努力的发展道路，以提供这样一种基础，它希望确定这种发展中个人理论的历史背景并评判这些理论的历史性的价值。的确，通过洞穿这一发展体，历史的途径企求的是确定当代科学最为内在的冲动。这样，历史的陈述就为认识论的基础打下了地基，这将是这一研究的下半部分的主题。

因为历史和系统的陈述以这种方式相互补充，如果我先说明基本的系统思想，历史的部分可能会较为容易接上。

各科科学的解放开始于中世纪结束时，然而，社会和历史科学还长期——一直到 18 世纪——保留了它们对于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另外，日益增长的自然知识的力量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压抑了它们，这种压力也同样沉重。是历史学派——这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首先带来了历史意识和历史学的解放。社会思想的法国系统发展于 17 和 18 世纪。当革命的军队占领和破坏了神圣罗马帝国摇摇欲坠的千年古厦时，它的自然法和自然宗教的思想，它的国家和政治经济的抽象理论，在大革命中显示了它们的政治结果。与此同时，历史发展是精神事实的源泉的观点在德国得到了发展——这一观点后被证明是社会思想的整个法国系统的谬误。这一见解同样为温克尔曼、赫尔德、罗马学派、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 - 1831）、格林（Jakob Grimm

1785 - 1863)、萨温格勒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 - 1861) 和布克尔 (August Boeckh 1785 - 1847) 所持有。在对革命的反响中, 它得到了强化。在英国, 它为伯克 (Burke) 所推动。在法国是基佐 (Francois P. Guizot 1787 - 1847) 和托克维尔 (Tocqueville)。在欧洲社会所有的冲突中, 它挑战了 18 世纪有关法律、政府和宗教的观念。这一 (历史) 学派的特征是: 一种纯粹的经验观察模式, 移情于历史过程的细节之中, 一种致力于在其发展语境中单独确定事务的个别状态的价值的走向历史的普遍性的途径。这一学派将精神生命完全看做是历史性的, 历史地走向社会理论, 在对于过去的研究中寻求当代生活的解释和法则。新的观念由此汇聚成所有个别的学科。

然而, 迄今, 历史学派也没有成功地突破内在的界线, 这种内在界线必然地压抑了它的理论发展及其对于生命的影响。它对于历史现象的研究和估价, 仍然与意识事实的分析毫无联系, 结果是它没有立足于安全的知识领域, 简言之它没有哲学基础。缺乏一种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有益联系, 这一学派没有获得一种解释的方法。它们自身的历史视野和比较程序不能建立起一个人文科学的自主系统, 或对生命产生任何影响。当孔德 (Comte)、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和巴克 (Henry T. Buckle 1821 - 1862) 借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试图解决历史世界之谜时, 历史学派只能通过呼吁更为重要和深刻的直觉来无力地反抗他们的贫乏、表面的却又是分析精炼的结果, 这种直觉既不能发展也不能立足。卡莱尔及其他思想充沛的人反对精确科学的恶毒、粗鲁的语言, 这是特定情境的症候。在人文科学基础的这种不确定中, 一些学者退到了纯粹的描绘, 一些学者仍然停留于华丽却是主观性的注释, 另外一些人则回到了一种形而上学中, 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来说, 这种形而上学承诺以有力的原理转化实际的生命。

根据人文科学的这种状况, 我承担起了为历史学派的原理及通常为这个学派支配的那些社会研究的模式提供哲学基础的任务, 这就要解决历史学派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冲突。在我自己的工作中, 困扰每个有思想的历史学家、法律学者或政治理论家的问题也困扰着我。于是, 人文科学的基础问题, 对我来说既形成了一种需要也成为一种计划。究竟是什么原理系统为历史学家的判断、政治经济学家的结论和法学家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基础, 同时保证了其确定性? 这一系统必须扎根于形而上学之中吗? 为形而上学概念所支持的一种自然法和一种历史哲学是可能的

吗？如果不可能的话，那么到哪里去找联系个别科学、提供确定性的原理系统的坚实支撑呢？

孔德等实证主义者和穆勒等经验主义者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是截短、毁伤历史现实以使其屈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于这一方法的反动——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鲁茨（Rudof Hermann Lotze 1817 - 1881）的《微观世界》——在我看来是牺牲了个别科学的合法独立性、经验方法成效性，以及一种主观和伤感的情绪的基础的确定性，这是一种以科学手段寻求一种已经失去热度的怀乡的精神满足的情绪。只有在内在经验中，在意识事实中，我才能找到思想的停泊地，我相信，读者在我证明的过程中也可以相信这一点。所有的科学都是经验的，但所有的经验都必须与产生它的意识的语境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本性——相联系，并在其中寻找它的合法性。一直承认探究这些条件的不可能性的立场，我们称之为“认识论的”。尝试于此的都乐于不用眼睛看，或者用知识来代替自己的眼睛。现代科学认可的正是这种认识论的立场。对我来说愈加明显的是，正是出自于这种立场，人文科学的独立性（正如历史学派所需要的）才能得以建立。从此立场出发，我们整个本性的概念被证明仅仅是隐藏的现实的投影，对比之下，只有在内在经验中的意识事实中，我们才拥有现实本身。对于这些事实的分析是人文科学的中心任务。于是，与历史学派相一致，人文世界原理的知识落入了世界本身，人文科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

虽然我发现自己常常赞同洛克、休谟和康德的认识论派别，不过我仍然发现有必要从同一方面构想我们都看做是哲学基础的意识（事实体）。除了一些开头以外，如赫尔德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 - 1835）都没有得到科学的发展，以前的认识论者——康德及其经验主义者——仅仅用一些具象性的事实来解释经验和认识。洛克、休谟和康德所构建的认识论的血管里没有真实的血液流动，只有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活动的理性的稀释物。走向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和心理学的的方法，引导我根据一个人的各种力量如意志、情感和思想等去解释知识及其概念（如外部世界、时间、实体和原因等）。虽然知识似乎是由来自于直觉、表现和思想的内容交织而成，我还是这样做了。因此，我在本书中将运用下列方法：我将在语言研究和历史研究中显示于经验的当代抽象科学思想的每种成分与整个人类本性联系起来，然后寻找这些成分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我们的形象和实在知识中最重要的成分——

作为一个生命单位的我们自己的人格，其他个体，他们的现世生命及他们的相互关系——都可以用人类本性的全部来解释。在真实的生命过程中，意志、情感和思想只是不同的方面。所有必须询问哲学家的问题，不应该首先由僵硬的认识论的假设来回答，而应该由我们人类全体的一种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回答。

由此，与这一基础相关的最为难解的谜——也就是在外部世界的现实中我们信仰的起因和根据的问题，似乎找到了答案。仅从表现的方面看，外部世界常常仍然只是个现象；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意愿着、感受着、表现着的人类来说，外部现实是同时发生的，像他自己一样真实。那独立于我们的空间的特征，是作为生命的部分给予我们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我们并不是根据因果关系的推论或者相应的过程来了解外部世界的。毋宁说，这些因果关系的本身抽象自我们的意志生命之中。于是开始似乎仅仅是显示了我们自己的内在状态的经验，其范围扩大到了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单位同在的外部世界和其他生命单位。当然，我是否能够论证它并成功地在这种立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可靠知识体系的程度，还必须取决于读者对于这一基础本身的判断。

为了将人文科学的这种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思想和原理与当代科学思想的各个方向结合起来，我将进入一些细节，然后不止一次地建立那些原理。在第1编中，我首先对提供了宽广材料和工作动力的个别人文科学进行一次概观，然后从它们开始逆向论证。在第2编中，我主要考虑在形而上学的基本命运已经确定时为知识寻找一种基础的哲学史，我将尝试表明，对于一种普遍承认的形而上学的寻找是受到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科学的状况限制的，结果任何人文科学的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都是一件过去的事情。第2卷开始将追踪个别科学和认识论时代的历史发展，它将描绘和估价直到现在（第3编）的认识论研究。然后我将继续展开我的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第4、5编）的论述。这一工作的历史部分的详细特征，不仅来自于一种介绍的实践需要，而且来自于我对于历史反省及认识论自我反省的价值的确信。这种确信也表现在几代人对于哲学史的持久的爱好，这表现在黑格尔、后来的席勒和孔德建构的历史体系的努力之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种确信的合法性将变得更为清楚，因为知识发展的历史允许我们在明亮的太阳下面观察一棵树的生长，它的根深扎于土地中，因而必须接受认识论的检验。

因为我的任务引导我穿越知识的各种领域，各种的错误也将会得到

原谅。我只能希望这一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统一本质的、历史的和系统的见解的任务，这是法学家、政治家、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他们个别学科中进行成功研究所需要的基础。

第1卷将在我卸去旧帐——完成施莱尔马赫传之前面世。在完成那一著作的第2部分的准备工作后，我认识到揭示和批评施莱尔马赫的系统预示着一项对于哲学主要问题的系统研究。因此，直到目前这本著作问世后，我才会有时间着手这本传记。

韦尔海姆·狄尔泰

1883年复活节

目 录

作者前言	1
------------	---

第一编 一种基础科学的必要性得以论证的具体人文科学系统概观

第 1 章 这部人文科学导论的目标	3
第 2 章 人文科学形成了一个与自然科学并列的独立整体	5
第 3 章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15
第 4 章 各种人文科学概观	21
第 5 章 各种人文科学的内容	25
第 6 章 人文科学主张的三个层次	27
第 7 章 社会历史现实中人文科学的特质	29
第 8 章 作为社会历史现实元素的个体科学	31
第 9 章 我们的社会历史现实知识所具有的地位	37
第 10 章 对于人类种族与具体人群的自然表现的科学研究	41
第 11 章 两种更进一步的人文科学种类的分化	43
第 12 章 各种文化系统的科学	49
——文化系统和社会外部组织的关系——法律	
——关于各种文化系统的知识,道德理论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科学	
第 13 章 社会外部组织的科学	61
一 心理基础	
二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社会外部组织	
三 对于社会外部组织的一种理论说明的任务	

第 14 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实际上都不是科学	79
第 15 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不能完成它们的使命	85
	——对人文科学语境中的历史学科任务的说明	
第 16 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是错误的	95
第 17 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没有认识到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与具体社会科学的关系	100
第 18 章	具体人文科学的成长和完善	103
第 19 章	一种具体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的必要性	106

第二编 作为人文科学基础的形而上学:它的兴盛和衰落

第一部分	神话思想和科学在欧洲的兴起	111
第 1 章	起因于第一编结论的任务	113
第 2 章	形而上学的概念 形而上学与其他相关现象的关系问题	116
第二部分	人对于实在的形而上学态度的消融	123
第 1 章	现代科学意识的条件	125
第 2 章	自然科学	132
第 3 章	人文科学	144
第 4 章	有关知识的形而上学途径的不可能性的最后观察	155
	——作为形而上学理想的世界逻辑体系	
	——实在与这种理想相矛盾——形而上学的溃败	
	——理智无法明确界定联系形而上学世界系统的纽带	
	——任何完整的世界体系都无法证明	
附录:	《人文科学导论》概述	175
译者后记	206

一种基础科学的必要性得以论证的具体 人文科学系统概观

到目前为止，实在已经向致力探索其规律的科学显示了自身，它的壮观和丰富是神话幻想和形而上思辨无论如何也描绘不出的。

——亥姆霍兹¹

1. Hermann von Helmholtz, Die Tatsachen in der Wahrnehmung, in Vorträge und Reden, vol. 2 (Braunschweig: Vieweg, 1896), p. 245f.

第1章 这部人文科学导论的目标

自从培根那部著名的著作面世以来，¹各种各样讨论自然科学的基础和方法的论文——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向我们介绍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的论文纷纷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赫舍尔先生的介绍。²对于那些广泛涉及了历史、政治理论、法学、经济学、神学、文学和艺术等等各个方面的人来说，还需要其他人去履行此种类似的服务。探讨这些学科的人，通常依据社会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说依据专门训练——于此社会引导机构得以获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信息——展开研究。然而，只有在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训练后，这种专业训练才能使个人在其工作中达到优秀。社会就像一个靠无数人的服务支撑起来的巨大工厂：一些只在其特殊行业掌握个别技术的人，哪怕他干得再好，其情形也只能像一个工人，他在个别点上操作一生却并不了解促使其运转的力量，他对于整体的其他部分及彼此之间的合作毫无概念。这种人只是一个可供社会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构成的有意识的协作者。这篇人文科学导论就是打算帮助那些毕生致力于社会的人——政治家、律师、神学家和教育家——去了解引导性的原理法则是如何与人类社会的全部实在相联系的。

1.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1620.

2. Sir John Herschel(1792—1871), English astronomer. His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 (1830) was translated into German in 1836.

这一题目的性质要求运用一种洞察力，它上溯到一种不仅基于我们社会历史世界的知识、而且基于我们自然知识基础上的真实，因而这一植根于实践需要的任务与由纯理论所引起的问题是一致的。

以社会—历史现实为课题的学科，正在较以前更为专注地寻找彼此之间及对于其基础的系统联系。各种实证学科内的条件，正伴随着植根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剧变的巨大力量由此向前。如何统治社会？产生社会动乱的根源何在？促进健康进步的资源何在？这样一种知识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因而，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在现代生活的巨大规模上，一种科学兴趣的转换正在发生，这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情形相似，那时这些国家中的巨变产生了“智者派”消极自然法的理论和与此相反的苏格拉底学派关于国家的著作。

第2章 人文科学形成了一个与自然科学并列的独立整体

所有以社会历史真实为宗旨的学科，在本书中都被置于“人文科学”的名目之下。¹使这些科学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概念，及其对于这一整体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描述，最终只能在这一著作本身中得到澄清和证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将仅仅确定我们预备说明的事实复合体的术语和观点的涵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整体间的差别就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复合体上的。

对我们而言，“科学”通常意味着一系列命题的综合：(1)哪一些元素是被完全限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总的逻辑系统内永远和普遍有效；(2)哪一些联系是具有充分根据的；(3)最后，部分为了联系的目的而成为一个整体。后者不仅使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命题间的联系来构思它整体内的实在片段，还能通过它来调节人类活动的范围。“科学”这一术语这里用来指明任何精神事实的综合，它承载了上述特性，因而通常与“科学”这一名称相符。于是，我们暂时限定了我们的任务范围。那些在人类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被当做“人本的、历史的和科学的科学”的

1. The human science (Geisteswissenschaften) encompass both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ll previous translations of Dilthey and most of the writings on Dilthey in English have used the term “human studies”. But current conceptions about the role of interpretation in all science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refer to the Geisteswissenschaften as either human sciences or human studies.

东西，组成了我们不奢求掌握却寻求初步理解的精神事实的范围。经验的方法的要求是，根据人文科学主旨，以历史批评的方式，建立一种研究必需的具体程序的价值。人文科学中知识的本性，必须通过对人类发展的全部过程的观察加以说明。这样一种方法与目前得到广泛运用的、被称为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对照——后者通过对知识的界定来获取科学的概念的涵义，而这种知识来自于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在那一概念的基础上，他们决定哪种学术职业可以获得科学的名称和地位。于是在一种任意的知识概念的基础上，一些人短视而专横地否定历史写作——不少伟大的人物有过这样的实践——的科学地位，另一些人相信，必须将建立于命令而不是对于实在的判断的基础上的学科转换为实在的认识科学。

科学这一概念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自然科学”，另一类十分奇怪，还没有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我同意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做法，他们用“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这一术语称呼这全部知识的第二类。首先，这一划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并被普遍理解，尤其在穆勒的《逻辑体系》德译本广泛流传之后。¹在我们所能选择的各种术语中，“精神科学”的局限性似乎最小。可以肯定，“精神科学”这一术语中的“精神”仅仅是对于这些学科要旨的不完全的表达，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将人类精神的事实与人性的心理物理的一致性区分开来。任何试图描述和分析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都不能把自身局限于人的精神而漠视人性的全体。当然，“精神科学”一词的缺陷²也同时为以往使用的所有其他表达所共有：社会科学(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社会学(Soziologie)、伦理(moralische)、历史(geschichtliche)或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所有这些概念都存在一个同样的缺陷，即过于狭窄从而不能涵盖其主旨。无论多么不完美，这里选择的“精神科学”一词至少有这样的优势，即恰当地表现了事实的核心范围，据此，人们实际探测出了这些学科的统一体，勾勒出了它们的范围，确定了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将这些学科看做一个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整体，这一做法源于人的

1. John Stuart Mill, *System der deductiven und inductiven Logik*(Braunschweig: Vieweg, 1849). German translation by J. Schiel.

2. This shortcoming does not apply to the English equivalent "human science".

全部自我意识的深度和总体性之中。甚至在着手探索人类精神起源之前，人类在其自我意识中就发现了意志的王权和行为的职责，将一切纳入思想并以他的个人自由的堡垒抵御各种侵蚀的能力。这使他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区别。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他是作为一个王国中的王国存在于自然界中的(imperium in imperio)。¹ 只有对他来说这种存在是一种意识的事实，因此生命的每个价值和目的都存在于他的思想活动的独立世界之中——每种行为的目的产生了精神的事实。于是，他将历史王国从自然王国中分离出来了，在历史王国的自然的客观需求中，自由最为显著地存在于无数的点上。自然变化一开始就已经包含顺序发展的机械过程，与此相反，意志的行为产生力量，又包含了牺牲，其意义特别体现在个人的经验中，并在实际上产生一些东西。意志的行为在个体和人类中将产生一种建树，它大于自然过程意识中的空洞、乏味的重述，这种重述曾经被知识发展的崇拜者看做是历史进步的缩影而加以庆祝。

认为这种解释基础的不同会引起世界客观结构中一种实质的差异的形而上学者，徒劳无益地阐述着区别生命精神的与自然的事实的客观基础，并对之加以合法化。经历了中世纪思想家之手的古代形而上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与神学活动相一致。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决定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差别，使得这些世界与上帝的关系系统中心化。中世纪主要的形而上学著作托马斯·阿奎那的《论天主教信仰的真理》，从第二卷起概述了一种创造世界的规则，其中本质与现象不同，它们统一于上帝本身。² 阿奎那论证说，在创造本质的等级中，最需要的种类一定是那些精神体，它不由物质材料和形式

1. This sense of life is expressed with genius by Pascal, *Pensees*, art, I: "All these same miseries prove man's greatness. They are the miseries of a great lord, of a deposed king..... We have so great an idea of the soul of man that we cannot endure being despised, or not being esteemed by any soul; and all the happiness of men consists in this esteem."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Hachette, 1866), I, pp. 248-49 text of quotation from Blaise Pascal, *Pensees and the Provincial Letters*, trans. W. F. Trotter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1), pp. 127-28. (d).

2.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Rome: Uccelli, 1878), I, c, 22; cf. II, c. 54 translated as *On the Truth of the Catholic Faith* (*Summa contra Gentiles*) by A. C. Pegis, J. F. Anderson, V. J. Bourke, and C. O'Neill, 5 vols (New York: Doubleday Image Books, 1954-56). (D)